

# 迷童

独幕儿童剧

司马玉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描写两个迷路的孩子：在越秀山上走丢了的小明明，和偶尔在生活道路上迷失了正确方向的李嘉年。

李嘉年立志要做一个农学家，他在暑假里和同学们到越秀山上收集标本、种子，想替学校布置一个“实验农场”。这时候，他渴望自己能有一个漂亮的胶水壶，但一向溺爱他的妈妈，这回却来不及满足他的要求。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他把同学遗失了的胶水壶私自藏起来，就这样，在他小小的心灵里，展开了正直和自私的尖锐冲突。由于新社会的生活对他的教育与影响，由于同学们对他的信任与鼓励，终于使他及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至于他的妹妹小明明，经过了一番曲折，也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 人 物:

李嘉年(简称嘉年)男,13岁。

媽 媽                      嘉年的媽媽,30岁。

小明明(简称小明)嘉年的妹妹,7岁。

林綺華(简称綺華)女,13岁,嘉年的同学。

麥瑞貞(简称瑞貞)女,14岁,嘉年的同学。

人民警察(简称民警)20多岁。

暑假里的越秀山特别迷人。树叢綠溶溶的,太陽透过濃蔭,失去了炙热的威力,显得暖洋洋的并不可怕。一团团雪白的棉絮似的白云,漂浮在藍而又高的天空中,簡直看不出它有什么变动;可过不了一会儿,你再抬头望去,剛才还象一迭迭雪山似的白云,又变成一群角儿弯弯的小山羊了。北秀湖水在太陽底下閃着波光。小鳥儿在木棉树上惊喜的跳躍歌唱。珠江的風偷偷掠过广州市街,爬上越秀山头。吹得人心凉苏苏的。……

世界是这么广大,夏天是这么可爱,越秀山又是这样的誘人,就象在向孩子們招手一样:“來吧!上我这儿來吧,孩子們!”你說,能够在家里呆得下去嗎?再也呆不下去了。做好應該做好的事情之后,孩子們成群結队的到越秀山上來了。划艇、游水、野餐、散步、收集标本……,各人有各人喜愛的事情,日子是不会白白过去的。

孩子們玩得非常愉快，小臉蛋讓夏天的太陽晒的紅紅的，黑眼珠兒在太陽底下閃亮閃亮的。又是興奮，又是快活；小胸脯里那顆小小的紅心也在歡樂的跳動。但是，往往也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象平靜的藍天里，突然會飄來一片烏雲；溫和的海面，掀起不安的波浪一樣。生活就是這麼豐富、複雜、多彩多姿的。孩子們也會在生活的風雨里經受鍛煉。

看吧，這位7歲的小姑娘，就孤伶伶的一個人在這兒傷心的哭着。她哭啊、哭啊，小辮子上扎的紅蝴蝶弄掉了，新穿上身的花衫裙揉皺了，黑油油的頭髮也搞亂了……。因為這會兒這里只有她一個人，所以忽然顯得空曠和孤寂。她身後那株老榕樹被風吹的沙沙作響，似乎在安慰她一樣；遠處那巨大的水塔和紀念碑好象在替她了望；復滿青草的小土坡在她腳下抖索着，仿佛也在替她難過；一只小麻雀飛進樹叢中，居居的叫了一陣，象替她打听消息一樣又飛走了。為什麼還沒有一個人來啊？難道大家都把我們的小明明忘了么！？這位離開了媽媽和哥哥、迷了路的小姑娘將怎麼辦呢？我們都不能不為她擔心、焦慮。

戲，就从这里开始了——

小明 （向左边奔去）媽！媽媽！媽媽呢！（回头又向右边奔去）哥哥！阿哥！（叫得聲嘶力竭）哥——媽媽！媽——……（又哭了）噫噫噫噫……（結果還是退回來，站在老榕樹下，用衣袖擦着眼睛）

〔一朵小花拂着她的腿。她蹲下來，忘了哭，滿有興趣的撫摸着它。〕

小明（自言自語）“开花花，結果果……果果多……”

（呼吃了兩下，又）“你一个，我一个，妹妹睡了留一个……”給阿哥做标本就好了，阿哥一定喜欢，（这才想起自己正在找哥哥和媽媽。立刻——）哥——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又四处奔跑起來）

〔一只鳥儿在树上叫道：“米米米独——米米米独——”

小明（被吸引住了，抬头向树上探望，学它）“妹妹不哭——妹妹不哭——”不……不……不……（却忍不住哭了起來）呜呜……（一面哭着一面望着树上的鳥儿，慢慢轉到小土坡后面去了。）

〔过了一会儿，人民警察上。

民警（四面了望）好象有个小孩儿在哭……怎么不見了？有些家長真不小心，帶了孩子出來就讓孩子到处乱跑，跑丢了又急的不得了。（倾听）好象在那边——（跑上土坡）咦，又沒啦？（看表）够鐘啦，該交班了。（想想）不行，我得把这孩子找着！（朝榕树旁边走去，下。）

〔人民警察才走了，小明明又从土坡后面

走出來。她剛才在什麼地方跌了一跤，弄的臉上、衣服上一塊塊的泥污，小嘴唇一別一別的，十分委屈。

小明（用力揉着跌痛了的膝蓋）不痛，不痛，小明明不怕痛！<sup>（一）</sup>（干叫一聲）媽！（揉着膝蓋）不痛了，不痛了……（皺緊眉頭，又叫了一聲）阿哥！（挺挺小胸脯）我要去找媽媽、哥哥。我要——啊 隋！……（揉着痛處，一跛一跛的朝榕樹旁邊的小路走去。）

〔小路上傳來几声強壯有力的狗叫。〕

小明（突然間給吓了一跳）啊呀！（回頭就跑，才三兩步，就讓樹樁給絆了一跤，她跌坐在草地上，急忙抓起一把泥沙）來吧，你來吧！（一把泥沙向小路上摔去）

〔狗叫的更凶猛，而且愈來愈近。〕



小明 （慌了，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后退）你……你……你敢！？（自己鼓励自己）不要怕，小明明不要怕……（大声）你敢！？你敢再过来！？（高举小拳头，不免有些惊慌的叫）阿哥！阿哥！（这才想到阿哥不在这里，馬上拾起一段树枝，用力摔去）

〔狗大概被吓了一跳，叫声慢慢低沉下去。〕

小明 （高兴了）好！你还是怕人啊？哼，你凶，我才不怕你呢！我一点儿也不胆小，你想欺负我可不成！回头等我告诉阿哥，哼，你呀——

〔狗忽然比先前更大声更凶恶的叫起来。〕

小明 （这回真是不怕了）来吧！别看你叫得凶，你可吓不了人！我不怕你！

〔不知从那儿飞来一块石子，打得恶狗“乌儿儿儿”一阵叫，跳跑了。〕

〔接着响起一个年青人爽朗的笑声，人民警察上。〕

民警 小妹妹，吓着你了么？

小明 没有，警察叔叔，我不怕它。就是，就是，胸口这儿，（指指心）还在跳。

民警 不要紧，下次就不会跳了。

小明 叔叔，是你擰石頭把它趕跑的嗎？

民警 （點點頭）是的。

小明 謝謝你，要不，它真會咬我一口的，你看它多凶啊！

民警 決不讓它咬你——怎麼樣，你一個人在這兒干嗎？

小明 你剛才看不見了，我在趕狗——哦，不不，我在找媽媽跟哥哥。

民警 這麼說，是跟媽媽、哥哥一塊兒出來的？

小明 對了，對了，一塊兒出來的。我拉着媽媽的手，哥哥帶了標本夾子、種子盒子——

民警 什麼？什麼？

小明 就是收集標本用的紙夾子，（比劃）這麼大，這麼長。我哥袋子里頭有20多個火柴盒，用來裝種子的。他什麼種子都要，吃完西瓜，他把瓜子洗干淨，曬干，裝在火柴盒里頭；吃完東瓜，他又把東瓜子收集起來。

民警 明白了，他愛吃瓜子？

小明 才不呢！他不吃，他拿來下種，種在小花盆里頭，種在小院子裡頭，種在金魚缸里頭。有一



回种在爸爸的大面盆里头，讓媽罵了一頓！

民警 啊，你哥是个好孩子，他爱劳动。

小明 你不明白，叔叔，媽媽說他在他那个小日記本里头寫过，說他將來要做个農学家。（想解釋）農学家就是……嗯，就是，那个……嗯（結果依然）就是……農学家。

民警 所以嘛，现在就收集种子、标本，拿來研究？

小明 （高兴的跳起來）对啦！对啦！就是这样！

民警 那么，后来怎么样？你跟媽媽、哥哥一塊儿來越秀山公园以后？

小明 （想）以后，以后我要哥帶我去看大白鵝，头上有个紅帽子的。

民警 那叫鵝冠。

小明 媽說：“阿年——”阿年就是我哥，他的名字叫李嘉年。媽說：“阿年，不要帶妹妹跑远啦，我在这儿等你們，你們快回來。”我就跟哥跑到湖边去了。

民警 你是說北秀湖，（指着远处）喲，是不是？

小明 是的！是的！我們看了一会儿大白鵝，又看了一会儿划艇，大白鵝跟艇都游远了，看不見

了，哥又要去搜集标本，我要去，他不肯，他怕我搞他的种子盒儿，就叫我坐在石头凳子上——

“别动，坐这儿等我回来！”他就这么说的。

民警 你怎么样？你动了？

小明 我动了，我怎么能够不动呢？一只多好看的花蝴蝶老在我头上飞，我就去捉它，它停在花架子上，我刚一走过去，它又飞开了。真气人！

民警 后来呢？

小明 后来我一看，花蝴蝶不见了，石凳子不见了，阿哥不见了，妈妈也不见了……

民警 你就这么走丢了？

小明 我没有走丢，我不在这儿站着吗？

民警 可你找不着妈妈跟哥哥了！

小明 是呀，我找来找去，又不认得路——我走呀，走呀走呀……

民警 走呀，走呀，找不到妈妈，就哭啦？

小明 （害羞了）唔……我没……（扭辫子）没哭……

民警 这样吧，小妹妹，我帮你一块儿去找妈妈跟哥哥好不好？

小明 （非常高兴）好！好！（欢喜得直眨眼珠儿）谢谢你，

叔叔！謝謝……

民警 那就先把臉揩揩，頭髮弄好，衣服整乾淨，媽媽才喜歡。（說着，摸出一條白手絹，替她抹去臉上手上和身上的污泥，幫她扎辮子，整理衣裳，一邊——）告訴我，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 我叫小明明。（解釋着）媽說生我的時候，天剛剛亮了，所以叫明明。

民警 住在什麼地方，記得嗎？

小明 我跟哥哥住一個房子，就在媽媽那間房子旁邊。窗台上有哥哥的花盆，牆上有我的畫片——

民警 我是說你家住在什麼地方？

小明 家嘛，家在馬路旁邊，打開小園子的門，就看得見汽車。

民警 那條馬路叫什麼名字？

小明 就叫馬路，媽挺不喜歡我老跑馬路上去玩。

民警 愛，小妹妹，你認識字嗎？

小明 （又有点不好意思）認……認識……我讀一年級了。“人”字我認識，“花”字我認識，還有“天”字、“小”字、“狗”字，還有貓貓的“貓”字也認識，就是寫不出來，筆划好多

啊，才难寫呢！

民警 馬路口上那塊大牌子上的字認識不？

小明 （想想，搖頭）不，不認識了，老師還沒有教。

民警 （難住了）這就有点難辦啦！

小明 （慌了）那，那我找不着媽媽跟哥哥了么！？（想哭）嗯嗯……（擦眼睛）

民警 別着急，小妹妹，一定要找到！一定找得到！來，你跑累了吧？

小明 （點頭）嗯，累了！

民警 讓我抱你去找，（說着，把小明明抱起來，替她抹眼淚）別哭，好孩子要勇敢些，別挂小燈籠。

小明 我不哭，我要……媽媽……媽！……嗯嗯……

民警 好了，好了，一会儿就找到了。快告訴我，你從哪儿走這兒來的？

小明 （指小路）那邊……嗯……媽呢！媽媽！……

民警 好好，我們馬上去找！（抱着小明明從小路下）

〔鳥叫，——過了一會兒。〕

〔李嘉年把身子扭的象個麻花似的上，一邊胡亂踢着地上的、凡是碰到他的東西。後面緊跟着氣急得環的媽媽。原來他又在跟媽媽發

脾气。这孩子穿一身短衫褲，背着标本夾子（袋子里自然还有种子盒儿）；全身晒的犁黑，一看就知道是个不肯安静的小家伙，頭髮古怪的矗立起来，就好象不是長出来的，而是讓人插上去的。媽媽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媽媽，因为帶孩子到外面來，所以稍稍打扮了一下。她穿一件雪白的襯衣，一条白底有淺藍色花点的長裙，配上剪短的头髮，显得年青了許多。但現在因为孩子鬧脾气，又把妹妹攔一边不管，使她又是焦急、担心，又是憐爱，又是有些抱怨孩子不懂事。

媽媽（手上拿着李嘉年不肯要的鉄水壺）嗨呀！年啦，你倒是有个完沒有？叫你快把妹妹帶回來你不去，又來要買新水壺。这水壺好好的怎么你一下子就不喜欢了呢？來，快把水壺帶上，去叫妹妹！怎么可以老半天把妹妹一个人攔一边不理！？唉，你真是！

嘉年（不肯要旧水壺，躲开）我不要！我不要嘛！

媽媽 不要，不要，快把汗揩揩，也不会找个陰涼的地方歇歇，晒的周身汗，回头又來生瘡。——

好吧，不要水壺就去叫妹妹來吧！

嘉年 不去！

媽媽 听话，快些去吧，这都好半天了，要是讓妹妹走丢了怎么办？

嘉年 不会，我叫她坐那儿不許动。

媽媽 說呢，她还有个不动的？这不曉得都跑哪去了！（着急的）好，你不去我去！（回身要走）

嘉年 媽！

媽媽 我可沒工夫跟你瞎扯，快說吧！你还要怎么样？

嘉年 我要水壺！

媽媽 拿去吧。

嘉年 不是这个。

媽媽 開了半天你还是要買膠水壺？見人有你就想要，媽哪有那么多錢給你浪費？才買了新皮鞋，这又是水壺，还有个完嗎？

嘉年 （直捷了当）我要！

媽媽 真是把你慣的不成样子！來，拿兩毛錢買香蕉吃去。

嘉年 不要！

媽媽 好，不要算了。（又走）

嘉年 （大声叫住她）媽！

媽媽 都初中生了，还这么纏人，給人看見好意思不？

嘉年 嗯……

媽媽 （急着要去找女儿，把錢塞到他手上）就这样吧，快跟我  
去！要曉得妹妹还小，她会走丢的！

嘉年 （把鈔票摔在地上）我不干！

媽媽 （也有些生气）你——？（嘆了口气）唉！（拾起鈔票）  
你呀——！怎么長人不長心啊？我是拿你沒有法子，等你爸爸出差回來，看有沒有人管你，

嘉年 爸爸回來呀，早就買給我了！

媽媽 你得意！我把你那些淘氣事兒都告訴你爸爸，  
爸爸上火車那時候你怎么說的？“我一定听媽  
話，我不淘氣，我好好做功課，我不欺負  
妹——”

嘉年 （打斷她）唉，唉，唉……

媽媽 唉唉唉，我說你根本不听话，一天到晚專淘氣，  
不是欺負妹妹，就是要这要那，花錢買來的东  
西不够半頓飯新鮮就不要了，从早到晚尽会耍  
花样，什么花花草草，树枝棒棒都往家里搬，  
讓人扫了一遍又一遍——

嘉年 (不服) 你懂什么？人家是在研究——

媽媽 研究，把你那狗熊脾气研究研究就好罗！

嘉年 (嘴唇鼓的山高，一肚子委屈) 嗯…… (大声) 到底給不給嘛！

媽媽 給什么？

嘉年 錢哪！

媽媽 瞧，有你这样儿要錢的嗎？

嘉年 (忽然态度“转变”) 媽媽，你給我錢，我好去買一个嘛，看人家都有了，膠的又好看又輕，去旅行游水什么的都方便。大家一塊儿出去我还背这个又沉又重的鉄水壺，多泄气！ (更进一步) 好媽媽，你就買一个給我也花不了多少錢，買給我吧！我一定听你的話！一定！

媽媽 嘴倒說的甜， (其实自己心里已經軟了) 你可得記住你自己說的什么？ (掏錢)

嘉年 (看見有希望，乐了) 我記住，我寫在日記本儿上——

媽媽 寫在日記本儿上不寫在心眼上有什么用？ (掏出錢包，数錢) 多少？

嘉年 少了怕不行吧，还是多一点好。



媽媽 你当然多一点好——拿去！

〔李嘉年正伸手接錢——

〔大榕树后面忽然响起一陣女孩子嘻嘻哈哈的哄笑声，跟着跳出兩位小姑娘來。她倆是林綺華和麥瑞貞，都是李嘉年的同学。林綺華腰間斜挂着一只透明的膠水壺，橙黃色，配上紅帶子，的確又惹眼又好看；她的辮子上扎着一对白蝴蝶，隨着她不停的摆动。麥瑞貞比較胖，頭髮剪短，有一撮復在前額，眼珠大而且亮，透着頑皮和稚氣；要不是她頸上的紅領巾、左臂上別的兩條紅杠子的臂章，誰也看不出她會是少先隊中隊長。

兩位姑娘 （同時，有節奏的念）哈哈，哈哈，又跟媽媽要錢啦！又跟媽媽要錢啦！

嘉年 （急忙把接錢的手縮回來）誰？哪儿？沒有的事！

媽媽 （把錢遞到他面前）你究竟是要還是不要？

嘉年 我要！不不，不要……要……不要……要……

（把手揣進口袋又抽出來，還是不能掩飾自己的慌亂）我是說、是說……

兩位姑娘 （同時）不要——要！不要——要！